

夜光杯

说好去看他,陪老人家喝杯酒,像和父亲那样。

上午正要出门,韩英来电说,我叔一家要来,还有我们一家,人太多了。我说,好,下次陪老爷子喝酒。

转日下午,看到韩英留言:老爸走了,你看不到他了。

我瞬间泪崩……我去看他,在约定见面又取消的隔天……大大的书桌旁没有他的身影,但我相信他的灵魂还在这里。我捧着他一身戎装的照片,泪流满面。

他出山太早,十八岁就猝不及防地成了名满天下的英雄,从此身披荣耀的光环,身负共和国国土防空的重任,责无旁贷地一直向前冲,向前冲,他太累了。

在他18岁那年,他击落美国双料王牌飞行员爱德华·费希尔。那晚,他见到了跳伞的飞行员,他内心充满仇恨,甚至想揍他,为他死去的战友报仇。

战场上能和被自己击落的飞行员面对面实属罕见,也正是这种机缘,使他们的故事变得精彩。

30多年后,他们又见

小时候,邻居杨家的老五是个女孩。杨家小妹长得俊俏可爱,进镇上小学读书,被喊成了“小杨梅”,和我同班,初中又成了同桌,现在想起来很有意思。小杨梅从一年级到六年级(旧制),一直是劳动委员。老师满意,同学满意,她自己也很满意。我眼前总会晃出一个小姑娘,穿着套鞋,在给水站旁的大木盆里用洗衣板使劲搓一大堆衣服。劳动课上,我们男生不耐烦地在校园篱笆下拔草,东张西望低声吹牛。她不声不响地用家里带来的菜刀,把油葫芦草狗尾巴草连根铲除。朝我们瞪一眼。

小升初,小杨梅依然和我一个班。我因考分较高,班主任委我以班长;小杨梅不知怎的,还是当劳动委员。我想,或许是我们小学在毕业鉴定上推荐的也未可知。她入团比我早,因为她的“出身成分”条件很好,所以她任劳动委员之后又兼卫生员。卫生员很高档,属校级,由校卫生室统一指挥。配备卫生匣,里面有红药水、清凉油什么的,臂戴红十字袖章。开校运会时,小杨梅她们常常守在跑道边。那时学校的跑道由煤渣铺成,一摔跤往往会擦出血来。她们严肃地守候着。

每周四下午,是全校大扫除。我们教室在二楼,朝南全部是玻璃窗,各班必须把玻璃擦得明净锃亮。我们班规定由座位靠近玻璃窗的同学擦。擦里面不难;而站在窗台上,扶着窗框擦外面,就有点抖。小杨梅座位不靠窗,但是作为劳委和卫委,她第一时间跨上窗台,用带来的旧毛巾擦两面的玻璃。于是我们纷纷站到窗台上,玻璃上全是忙碌的手。班主任见了,目光里流出赞许。在校运会的比赛

天增岁月人增寿。天有多少岁月天知道,人分别有多少寿皆不得而知。人世间,但凡看得见、摸得着的东西样样起纷争,唯人之寿无法左右,听天由命。“长命百岁”是可以期盼的,“万岁万万岁”,明知不可为而三呼四呼,哄人呢。

谁都恋世,都想长寿,富贵者享未尽,贫贱者则是放不下一家老小。生命只是呼吸之间,维系到最后,一口气往往成为最大难题。

人至七十,劳碌大半辈子的器官大多已甘拜下风,所以要予以谅解,悠着点使用。其中,呼吸系统七

健康

蓝天英魂韩德彩

刘迪

面了,此时已是和平时期,双方化敌为友,并达成一个共同的心声:珍惜和平,展望未来。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国民党飞着美国装备的最先进的侦察机侵犯大陆侦察,在共和国的领空肆意畅游,跨越十几个省份,飞行达十几个小时。那些年,为打掉入侵者,牺牲的飞行员不在少数。作为独立大队大队长,他首当其冲,超低空第一个飞,暗夜低空还是他第一个飞,夜空茫茫,没有高超的硬本领,随时可能撞山坠海,他几乎把现有装备飞到了极限。

1978年,正当壮年,从鱼米之乡无锡转战大西北,守护首都北大门,也是杨家将镇守边关的地方。那里荒僻,狂风肆虐,飞沙走石,空旷机场的朔风会把尿液溅到脸上。站在停机坪上,他有种风萧萧兮易水寒,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感慨。作为一个航空兵部队的师长,硬是把队伍训

练成连续两年未发生重大事故的空军先进单位。

共和国英雄的命运就是共和国命运的缩影。他喜欢烟酒,否则怎么抵御天空和地面,超音速和静态的巨大逆差。

1985年,他52岁停飞,告别了伴他出生入死的驾驶杆。无论年龄还是驾龄,他几乎飞到了一个战斗机飞行员的极限。

晚年,他无师自通地爱上了书法,把他那颗飞翔的灵魂给予了那些气贯山河的大字。他写的“鹰”飘逸灵动,无人不爱,在他的熟人中几乎人手一幅。

他生命的最后几年,身体出现了不好的病灶,医生和家人都建议他切除病灶,但他坚决不让器械损害他的身体,不接受治疗,他独自坚强地抗争着,他独自坚强地抗争着,不轻言自己的病痛。

他的大脑依然敏捷,声音依然洪亮,双眼依然熠熠生辉。他每天写字,从不懈怠。他院子里的果树被他侍弄得枝繁叶茂,硕果累累。

每晚起夜十几次,乃至几十次,他摔倒了,腰腿骨折。出院后,他以为自己好了,又焕发了生机,可是,他竟然猝不及防地离开了我们。

三十多年的飞行生涯中,无论是战争年代出航,和敌人空战拼杀,还是和平时期训练,他遭遇过多次险情,但他做到了每一次都把飞机交还机场,最后,他也做到了把自己完整地交给了大地母亲。

我们成长在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,英雄叫时代充满激情。如果这个社会精英越来越多,英雄越来越少,抑或英雄被时代遗忘,是不是一个时代的悲剧?

我曾对他说,我写过飞机场,那就是一个关于飞机场的风花雪月,我还想写一个你们的故事,对,就像你这样的空军英雄的故事。他摇了摇头连连说:不好写不好写!

我想,他大概怀疑我是不是能驾驭这样一个题材。但以后每次见面,他都跟我谈一些往事,他经历的空战,他熟悉的空战

食物中只要有葱香味,我就觉得特别好吃。万年青饼干留下一块舍不得吃,用干净手帕包着闻闻葱香,那是小时候的事。离家较近的商厦顶楼小吃广场的葱油饼摊位,顾客排成长队领号。我慕名以待,等候了30分钟才吃到葱油饼。如果不是葱花和猪油混合烘烤的香味太诱人,我早就走人啦。

城市里的葱香味太多。当年家住舟山路附近,出门到提篮桥,路上有两条几十米长的街头食摊,阳春面汤里有葱花,拌面里也有油煎葱花,生煎馒头上面有葱花,萝卜丝油墩子里暗藏葱花。夏天热,在弄堂里吃晚饭的人家多,葱油猪脚爪、葱

至几十次,他摔倒了,腰腿骨折。出院后,他以为自己好了,又焕发了生机,可是,他竟然猝不及防地离开了我们。

三十多年的飞行生涯中,无论是战争年代出航,和敌人空战拼杀,还是和平时期训练,他遭遇过多次险情,但他做到了每一次都把飞机交还机场,最后,他也做到了把自己完整地交给了大地母亲。

我们成长在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,英雄叫时代充满激情。如果这个社会精英越来越多,英雄越来越少,抑或英雄被时代遗忘,是不是一个时代的悲剧?

我曾对他说,我写过飞机场,那就是一个关于飞机场的风花雪月,我还想写一个你们的故事,对,就像你这样的空军英雄的故事。他摇了摇头连连说:不好写不好写!

我想,他大概怀疑我是不是能驾驭这样一个题材。但以后每次见面,他都跟我谈一些往事,他经历的空战,他熟悉的空战

食物中只要有葱香味,我就觉得特别好吃。万年青饼干留下一块舍不得吃,用干净手帕包着闻闻葱香,那是小时候的事。离家较近的商厦顶楼小吃广场的葱油饼摊位,顾客排成长队领号。我慕名以待,等候了30分钟才吃到葱油饼。如果不是葱花和猪油混合烘烤的香味太诱人,我早就走人啦。

城市里的葱香味太多。当年家住舟山路附近,出门到提篮桥,路上有两条几十米长的街头食摊,阳春面汤里有葱花,拌面里也有油煎葱花,生煎馒头上面有葱花,萝卜丝油墩子里暗藏葱花。夏天热,在弄堂里吃晚饭的人家多,葱油猪脚爪、葱

却需要干预,有必要养成新的习惯。把钱都归到一个银行卡上;贵重物品该传传,该处理处理,千万别东揣西藏;可以远行但避免登高;可以不禁食但一定要控制;可以对牛弹琴、对大树小树说话,别参加容易让人亢奋、激昂的聚会为好……总之,逞能的事想都不要想,不跟风不争雨,给心态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。

现在的每一秒都是下一秒的“过去”,七十岁的每一秒若能替八九十岁的每一秒着想,那就对了,就知道该怎么做,就有信心、有面子迎接八九十岁的每一秒的到来。

七夕会



盛开(摄影) 严敏

英雄,以及他对一些问题的思考。我也把一些近年披露抗美援朝内幕的书籍拿给他看。

停飞后,他不愿去外场,不愿意到飞机,放下驾驶杆对他来说有英雄落幕般的寂寥和失落。直到晚年,他心心念念的还是部队,还是飞机和飞机场,涡轮发动机的巨大噪声经久不息地在他耳边回响,似乎永不停歇,因此,他常说他耳聋。

写好后,我第一时间拿给他看,希望得到他的认可,给我一个好评。韩英发给我他拿着放大镜看稿的照片,我很喜欢,马上又打了一份大字版给他送去。

我万万没想到,我惹他生气了,他说,我们那时很单纯很简单,什么杂念都没有,只想打下敌机,去北京见毛主席。我相信他的话,那时他们大部分人应该都是那么想的,无论是死去的还是活着的人,他是为数不多实现目标的人。

我说,我想把你们写得丰满些。我还没说,这是小说,但我没说。

我知道我说服不了他,怕是永远没有机会了,永远走不进英雄的内心世界。

喜欢葱香

王妙瑞

葱油海蜇皮,一上桌大快朵颐。发小曾在王家沙当厨师,我进店关照伊,阿郎,清炒鳝丝多加点葱花,他说“一句话”。过去野生黄鱼几角钱一斤,母亲烧咸菜黄鱼汤,最后要放一小把葱花,吊出更鲜香的味道来。今天咸菜黄鱼汤在老饭店身价倍增,而撒在鱼身上的青绿葱花仍是一道不可或缺的鲜美标志。退休后每天不离厨房,小葱是我常用的佐料。夏天嫩豆腐最适合

凉拌,除了配肉松、皮蛋,葱花是不能少的。自己做葱油拌面,在油里炸好葱花备用,网购了一瓶200多元的黑豆荫油,拌出来的葱油面真的不输五芳斋的味道。家里的冰箱储存了洗净切好的葱花和葱段,用塑料袋或塑料盒装好冷冻,用时极为方便,抓一把脆脆的,撒在锅里瞬间碧绿生香。我常烧葱花蚕豆、葱花茄子、葱花番茄蛋汤和葱烤排骨、葱烤鲫鱼等。葱香满桌凝聚了美好生活的乐趣。

外出旅游我也爱寻觅葱香美食,各地厨师用葱传承古韵,创新新品,令人享受。流经浙江萧山的运河生长着多种鱼虾,自古传下来一道“红焖江中鲜”的名菜,我和旅友进了运河边一家饭店就餐,看大厨烹饪这道菜,起锅前厨师哗地撒了一大把葱花爆炒,顿时河鲜夹着葱香扑鼻而来。厨师说这把葱花是驱除最后一点腥味的绝招,使河鲜升华达到极致。

在广东,被“青山绿水”的菜名吸引。服务员端上一只直径近40厘米的大盘子,只见盘中“绿水”微微波动,原来是用葱蓉加苦瓜丝和别的食材做成的蘸料,“绿水”上面的青山是粒状精美食材堆积,边蘸边吃,葱香醇味弥漫一桌,令人食欲大开。见识国宴上的“开水白菜”在成都,原来名菜的高汤要烧几天,放过的佐料只有葱结。我喝一口,安逸啊!

安逸啊!

安逸啊!

外婆离开人世整整94年了,她是我无缘见面的亲人,如果她在天有灵的话,一定会欣慰她的外孙如此珍爱着她的嫁妆。

外婆为这个世界带来我母亲的同时,失却了她的生命。那年四月二十日的夜晚,尽管没有风雨交加、雷霆万钧,但婴儿清脆的啼哭,奏响的则是外婆和我母亲生命交接中最悲壮的乐章。

母亲在她外祖母的庇护下长大,对外婆生前使用过的物品十分珍重。当年外公完成学业后留在上海操持商业,与外婆完婚则是听从他祖父母的安排在宁波东吴老宅举行。婚后两人返回上海,而宁波婚房包括摆设一直如旧,所以也让外婆的嫁妆得以完好保存。母亲每年回宁波打扫整理两三次,于是让我有了许多百年以上的“藏品”。

外婆的嫁妆里有一对“算篷篮”,至少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。直径62厘米,高88厘米,圆形状三层架构,10厘米宽的毛竹片弯曲成两个90度直角,呈山形固定并支撑整个篮身,通体的紫绛红,显得喜庆而热烈。岁月没有让它褪色或破损,如今我也是小心翼翼地放在储物间的木架上,平时还用绒布围盖。前些年不少人要收购这对“算篷篮”,都被我谢绝了。

在宁波地区,这种圆形竹制的篮或筐曾比比皆是。“算”是指有空隙而能起间隔作用的片状器具,“篷”则指遮蔽日光或风雨,起到覆盖遮掩的作用。据母亲讲,这类小一点的篮用于盛放饭菜或点心,通常手提或肩挑给田头务农者或外出劳作者送饭之用。大一点的则是大户人家送礼的盛器,比如逢年过节互赠鸡鸭鱼肉、糕团点心。如今我们在影视片中还能看到,往往用来送细软或当嫁妆,既可用肩挑,又便于掩藏。

当然,我习惯用宁波话“bin beng lan”来称呼它。外婆的娘家是东吴镇属下的周家岙,相传在西晋武帝太康元年(280),就有山民群居于此。前些年特地去外婆的故乡走了一圈,我顺着三溪浦水库,沿着狭长的山谷古道,约20分钟车程来到了周家岙,按照母亲当年指引的印象,找到了外婆的故居。这是一幢紧挨着一排几开间的二层楼房,马头墙已倾颓,两层墙面红底色木板也已斑驳脱离,独居在这里的主人,算是我舅舅

辈分的老人,他的小孩有在国外的,也有去了中国香港地区的。老人不愿跟随,喜欢山村的气息,就留在了这里。周家岙漫山遍野是竹林,我同老人谈起了“算篷篮”。老人说,过去村里男男女女大多会编织竹篮。编织竹篮不仅是生活需要,也是承载着乡民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激,对祖先智慧技艺的继承与发扬。在日常生活中、节日庆典、婚嫁嫁娶等场合上竹篮无所不用无处不见。

时代变了,现代科技的发展,许多传统物品被替代,也是情理之中。然而,竹器编织的选材(不是所有竹子都适合)、制作(削皮、切割、烧煮、交叉、打结)、成品(修剪、光滑、圆润、着色)这一制作过程无不彰显出乡民的智慧。

外婆的嫁妆“算篷篮”,留下的是物质财富,是文化的传承,更是亲情与爱的延续。它让我们铭记过去,更珍惜现在。

外婆的嫁妆“算篷篮”,留下的是物质财富,是文化的传承,更是亲情与爱的延续。它让我们铭记过去,更珍惜现在。

外婆的嫁妆“算篷篮”,留下的是物质财富,是文化的传承,更是亲情与爱的延续。它让我们铭记过去,更珍惜现在。

外婆的嫁妆“算篷篮”,留下的是物质财富,是文化的传承,更是亲情与爱的延续。它让我们铭记过去,更珍惜现在。

外婆的嫁妆“算篷篮”,留下的是物质财富,是文化的传承,更是亲情与爱的延续。它让我们铭记过去,更珍惜现在。

外婆的嫁妆“算篷篮”,留下的是物质财富,是文化的传承,更是亲情与爱的延续。它让我们铭记过去,更珍惜现在。

外婆的嫁妆“算篷篮”,留下的是物质财富,是文化的传承,更是亲情与爱的延续。它让我们铭记过去,更珍惜现在。

外婆的嫁妆“算篷篮”,留下的是物质财富,是文化的传承,更是亲情与爱的延续。它让我们铭记过去,更珍惜现在。

外婆的嫁妆“算篷篮”,留下的是物质财富,是文化的传承,更是亲情与爱的延续。它让我们铭记过去,更珍惜现在。

外婆的嫁妆

陈甬沪



七夕会